

唐代敘事文中的紫姑初探

黃心村教授：

剛才主持人有課，就把主持演講的任務交給我，那我在這裡看到兩個比較熟悉的臉孔，其他都是第一次見面。我叫黃心村，這個學期在台文所作客座教授。我們今天的演講人，倪豪士老師，和我在威斯康辛是同事，也是德高望重的前輩。所以今天我覺得來這裡主持非常榮幸，因為哪裡還有另外一個機會可以介紹共事十幾年的同事！

大家都知道倪老師在國際漢學界是大師。國際漢學界大師級的人物是我們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系的旗幟性人物，幾十年來都是如此，因為他幾十年的辛勤耕耘，威大東亞系仍然是美國屈指可數的幾個漢學重鎮，這個大家都知道了對吧！我不是來這裡為我們系做宣傳，不過我覺得這個還是必須要說的。在各種批評理論蜂擁而起的今天，倪老師幾十年堅持文學研究的基本功。什麼是文學研究的基本功呢？就是對文本高度的尊重和細心的研讀。他教出來的學生都很清楚文學研究沒有捷徑，只有孤獨的、漫長的細心研讀的磨練。倪老師在威大東亞系以威嚴著稱。我看到那些去上他課

的學生，每一個人都是一臉的嚴肅，緊張得不得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就是一絲不苟，半點不能馬虎的。別想在他那裏蒙混過關，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這就是他的名聲，我覺得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名聲，才能讓學生學到文學研究的根本，但同時也鼓勵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倪老師本人的研究也是如此，是跨文體也是跨年代，左右逢源，是以比較為核心的多面化文學研究，那其實我覺得也許昨天的演講已經介紹到倪老師跨文體和跨年代的研究，是一個什麼樣的研究？唐代文學的各種文體，包括小說、詩、散文，從最早的柳宗元研究到目前對唐傳奇另闢蹊徑的研究。這些是多年來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大家都知道他的史記浩大的史記翻譯工程，應該已經有二十年了吧？對不對，老師？

倪豪士教授：

對。

黃心村教授：

對，二十多年了。這個沒有毅力是堅持不來的，那應該在近年內快完成了，是不是？

倪豪士教授：

應該。

黃心村教授：

我覺得不得了，這個浩大的翻譯工程，竣工之際一定是國際漢學界又一件可圈可點的大事，在個人研究上也非常有成就。此外，倪老師對國際漢學界的學科建樹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比如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美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人手一冊的印第安納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就是倪老師編纂的。他所創辦並長期擔任主編的那個刊物，叫 *CLEAR,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是少數幾個高水準刊物，延續倪老師一貫嚴謹的治學風格。所以我覺得不管從各方面來講，他都是一個大師級的人物。

那我很高興政大中文系能把這位德高望重的同事請來作演講，我也覺得非常榮幸，居然有這樣一個機會，在威斯康辛之外的地方介紹他，那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唐代敘事文中的紫姑初探」。大家歡迎倪老師。

倪豪士教授：

好，謝謝！這樣子真的是太誇獎我的介紹了，我怕你們聽我講完後會失望，但是我非常感謝黃心村教授來給我指教。關於史記的問題，禮拜一我們就要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小團在說什麼，怎麼把史記翻成英文。所以禮拜一的時候我們要看史記的原文兩頁，然後看錄音帶，我知道學生不是很喜歡錄音帶，但這個錄音帶很有意

思，這是德國的人用 Skype 跟我們美國的小團聯合錄下的，看看兩三頁史記的翻譯是怎麼談的，怎麼把它修改的，怎麼生出解釋，但是關於史記的翻譯，應該快做完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應該講司馬遷死掉了，你們知道是在怎麼的情況之下死的。

我想史記的幾個部分，比方說，第九十六卷的張丞相列傳，還有一百零九卷的李將軍列傳，他可能沒有寫好，他死的時候沒有修改好，但是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那昨天我講了陶潛的兩首詩，我講的時候你們都安安靜靜的情境，可能有一點無聊。那今天，我就想提議你們幫忙讀一兩篇論文裡的原文，這樣子我們可以有點 interaction，但是，我不要全你讀，前面那部份我讀，還有《李赤傳》我也讀。以後，maybe you can volunteer. 好，那就開始。

「東西方鎮宅神故事中的復仇」這是我的題目。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談談紫姑，中國的廁神之一，不過，我想先講一個《聖經》裡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雅各。這就是那個因為夢見雅各的梯子和與天使摔跤，有人說不是天使，有人說就是上帝。那個原文寫不清楚，而囑名為雅各，他和岳父拉班住在一起，是中國人所謂的人贅女婿，拉班也是雅各的叔叔，雖然起初拉班號稱很喜歡他的姪子跟女婿，不過逐漸地他們的關係開始惡化，《創世紀第三十章》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翻譯，雅各見拉班對自己的態度不如從前，他還受到上帝的托夢，勸他離開拉班，回到自己的土地。雅各在妻子拉結就是 Rachel 的鼓勵下，決定遵從上帝的旨意。雅各把他的妻兒們扶上駱駝，自己也帶著所有的牲畜和全部家財，前往迦南去，目的

Canaan，投奔父親以撒 Isaac。與此同時，拉班外出去剪羊毛，拉結便偷了父親家中的守護戰神，so Rachel 便偷了父親家中的鎮宅神像，雅各瞞住亞蘭人拉班，並不告訴他自己要逃走，他帶著他的所有逃跑。很快，他度過了幼發拉底河，並朝著基列山前進。第三天，拉班被告知雅各已經逃走。因此他帶著他的親信去追趕雅各，追了七天，在基列山追到了他。可是夜裡，上帝降臨在亞蘭人拉班夢中，對他說：「你要小心對雅各有任何企圖，不論好壞。」拉班抓住了雅各，當時雅各已經在山上支起了帳篷，於是拉班也和他的眾弟兄在基列山上安營扎寨。並且拉班對雅各說：「你是什麼意思呢？背著我拐跑我的女兒，就像用刀劍擄走她一樣。為什麼你偷偷摸摸地逃走，還不告訴我、誤導我？我原本可以用歡樂的音樂，打著小鼓，彈著七弦琴為你送行的。你甚至不給我吻別女兒和兒子的機會！你這樣做真是愚蠢。我本有能力加害於你，但你父親的上帝昨夜…」他說你父親的上帝，那個時候，我們知道現在的伊斯蘭宗教只有一個上帝，但是那個時候有的人還是相信好幾個神，好像台灣的宗教一樣，所以他說你父親的上帝，意思就是雅各他的家就已經信一個上帝。

「你父親的上帝昨夜跟我說：『你要小心對雅各有任何企圖，不論好壞。』好吧，即使你思念你的父親而不得不離去，可你為什麼偷走了我的神像？」雅各回答拉班說：「我恐怕你會強行把女兒從我身邊奪走。但是，假使你在我這兒找到了你的神像，不論在誰手上，那麼他都得死，當著我們這些兄弟的面，請你指認我這裡哪

些東西是你的，然後把它們帶走。」當然，雅各並不知道拉結偷走了神像。拉班走進雅各、利亞，利亞就是拉結的妹妹，也是雅各的另一個太太。以及另外兩個女僕的帳篷，都沒有搜到神像。這是因為與此同時，拉結早已把神像取出並藏在駱駝的駝墊裡，且自己坐在了上面，所以拉班翻遍了帳篷的每個角落都找不到。她還對她的父親說：「我正在經期，不便起立，祈求我主原諒我的失禮。」因此，拉班遍搜神像，到最後也沒有找到。

這個故事長了一點，但是這是最重要的。雖然故事本身清楚明白，不過拉結偷走鎮宅神像的原因比較模糊。評論者也對這些鎮宅神或偶像做出解說，原來的語言叫它們「Teraphim」，對那些偶像的意義費盡腦筋。有一位學者斯派石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創世紀》的作者肯定是瞧不起這個神像，稱他們為 Teraphim，意謂小塑像，有時候塑成人的樣子，因為占卜的功用而流行。拉班稱他們為 elohai，神。很顯然他們對拉班很重要。即使大多數譯者把他們稱為「鎮宅神或偶像」，大衛·羅森堡，David Rosenberg 仍然堅持認為他們是「灶神」，earth god。這方面我想 earth god 非常奇怪，拉結似乎也很明白這一點，但是，為什麼她既然知道這樣會使得她的父親追趕他們，她還是要帶走這些鎮宅神呢？一些學者認為 Teraphim 的部分功用是作為行旅之人的護身符，保佑他們一路平安。就如同今天羅馬天主教徒隨身攜帶聖·克里斯托弗（St. Christopher）像一樣。另一種闡釋是，這個神象徵著財產權，因為拉班拒絕將雅各應得的財產分給他，拉結便為她的丈夫偷走了這些財產的重要象徵。

第三種解讀是，鑒於鎮宅神是占卜的重要工具，拉結恐怕如果將它留在家裡，留在她父親的家裡，她的父親將會發現她和雅各的行蹤並輕易地追查到他們。還有第三種說法是這些神祇可以幫助改善生育能力，而拉結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懷孕。

讓我們暫時擱置這個問題，留心一下該文本的另一方面，關於拉結偷走鎮宅神的部分，細讀原文我們會發現，雅各實際上也是小偷。上面翻譯的段落中提到，「雅各瞞著亞蘭人拉班」，英文是 *Jacob kept Laban the Aramean in the dark*，這句話原文的直譯其實是「雅各偷走了亞蘭人拉班的心」，原文使用的動詞是「*Aramean*」，這也在此呼應第 31 章中拉班說的「你是什麼意思呢？背著我拐跑我的女兒，就像用刀劍擄走她一樣。」

無論哪一種理解更加接近真相，移動鎮宅神本身以及雅各發的關於不論誰偷了神都得死的毒誓，最終都導致了悲劇的結局。拉結不久之後就死於分娩，被埋在路邊。因此對讀者來說，很可能鎮宅神有著多重功能，我們不能完全掌握，但其中應該包括保佑旅遊平安和改善生育能力，也許拉結因為坐在神像上或是聲稱自己處於經期而玷汙了神明。不論如何，故事的反諷意義在於，拉結即將給雅各帶來一個兒子，但卻死在分娩。此外，雅各將這些神像理解為 *Teraphim*，於拉結所理解的 *elohai* 不同。很顯然是在拉結死前，雅各得到上帝的命令，令他「往伯特利去，並望在那裏。」雅各於是召集全家說：「把你們中間的異教神全部收起，沐浴更衣。」有學者指出這是以色列宗教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因為我們通常認為猶太宗教是一神論的，但是，在詹姆士的和那個約翰（John Roberson），在羅伯森（Roberson）在他們所編的一些書裡面，終於承認，他們也不清楚，為何拉結，認為帶走 **teraphim** 很重要，而那般急切地想要能復原他。也許擁有 **teraphim** 傳達了繼承權的一個涵義，或是生育力強，或是好運，那本文，內人，讀者心知，然而我們並不知道。注釋家們不能理解拉結行為的一個原因，不可和性別相關。注釋家都是男性，而拉結謹慎地替自己的東西保密，不使包括她的丈夫雅各和父親拉班在內的任何男性知道，這段史事中的 **teraphim**，唯獨和女性事一緊密相關，例如月經和懷孕，既然拉結的意識決定去偷竊鎮宅神像，她必然明白自己受制於何人。她的思維和心中，甚至包括她對 **teraphim** 的理解，都會受到女性，或者陰，這一方面的慣例，或者信仰的塑造。她的死，或許同時托羅拉耶學者（Torah）所持的意見，是源於上帝的不滿，或者它可能繁衍了他父親的那些以男性為導向的鎮宅神們，因為她對他們不敬而對於她的實施的復仇。

我讓這個故事作為「入話」，就是那個宋代話本裡面的入話，來引入今天要講的主題，中國紫姑神，以及關於她在唐代的史事。同時，像鄧恩和羅伯森一樣，我也要在一開始就承認，我對關於紫姑神的問題，還不確定。但有兩點可藉著故事形成來呼應的是，紫姑也是一個鎮宅神。而且她也是在女性世界中，更突出它的發揮作用。如果我們分析中國傳統鎮宅神的話，我們發現最早以前，就有所謂五祀，包括門神、戶神、灶神、井神、還有一位叫作中霽的戰

神。這與許多早期社會中的情況，不無相似。羅馬有門檻和門口女神，有門戶的神 Janus。也還有祛邪淨化的掃帚神 Devera，還有主管儲藏室的 Penates。但是紫姑的特別之處在於，她與廁所相連繫，是一位廁神。我查了很多別的關於傳統宗教的資料，除了德國以外，好像沒有別的文化有一個廁神。這就是說，豬圈也是家宅的一部份。她不再我們「四祈」之列說明了，她屬於陰界神的層面，主要面向女性，主要向女性提供幫助，讓我們看一段解釋紫姑來源的早期文獻，劉敬叔在《異苑》中說到，那，有沒有人願意讀這個，「世有紫姑神」這部份。

來賓：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亦必須淨潔，祝云：「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已歸，曹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躑不住。能占眾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鈎。好則大舞，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倪豪士教授：

謝謝。讀這段短文，有幾點很明確。首先紫姑是個妾，由於正妻的虐待而死於非命。第二，虐待的內容包括從事穢事，其中可能

包括打掃廁所，也可能暗指女性衛生的生育。第三，她很快變成一個與廁所相連的大眾神祇。當人人在正月十五向她虔誠祝禱，她將會預測未來。最後，紫姑本人很暴力，她迫使孟氏跳入茅屋，並就此消失不見，便是一個例證。但是這段史事的其他方面還很模糊，比如紫姑的名字和背景，誕生和廁所之間的關係，以及她為什麼對懷疑者如此嚴酷？先不用試著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來看第二個關於紫姑的敘事。柳宗元的《李赤傳》。

來賓：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嚎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道：「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輒而圓封之，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

倪豪士教授：

關於古代廁所的設計，我不太清楚。我們會碰到很多這個問題，請繼續。

來賓：

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眾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床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眾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咒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屍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決，其言詞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

倪豪士教授：

謝謝。傳統學者，指認文中的勒死李赤的女人，就是紫姑。尤

其學者，譬如林紓，在他的原文資料，也認為過去柳宗元希望用這篇文章，作為諷刺寓言，李赤代表柳宗元自己，而引誘他的女人，代表王叔文。我們主要的興趣在於紫姑的形象如何轉變，以及為何她希望李赤死掉，加入自己。有這樣的故事，似乎是基於另一個文本，這個文本最早收錄於《獨異志》，《獨異志》編在 860 左右，不過柳宗元時也可能已經在口頭留傳。

來賓：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者，與趙敏之相同遊閩。行及衢之信安，去縣三十里，宿於館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赤於睡中蹶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即上廳。開篋取紙筆，作一書與其親，云：「某為郭氏所選為婿。」詞旨重疊，訖，乃封於篋中。復下庭，婦人取其中緘之，敏之走出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即視其書，赤如夢中所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驛，白晝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廁，見赤坐於床，大怒敏之曰：「方當禮謝，為爾所驚。」浹日至閩，屬寮有與赤遊舊者，設燕飲次，又失赤。敏之疾索於廁，見赤僵仆於地，氣已絕矣。

倪豪士教授：

謝謝。其實，還有第三種文本，證明在唐貞元元和年間，柳宗元創作《李赤傳》時，這個故事的流行和變異。大概文本最初收錄於陳劭的《通幽記》中，因為主人公李咸，並包括了諸多柳宗元的

文章的元素，例如書信。不過，總體看來，他還是更接近《獨異志》的版本。有沒有人願意讀？謝謝。

來賓：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咸，居相衛間。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廳。時夏月，二人各據一床於東西間，僕隸息外舍。兩人相與言論，將夕各罷息，而王生竊不得寐。三更後，雲月朦朧，而王臥視庭木。蔭宇蕭蕭然，忽見廚屏間有一婦人窺覘，去而復還者再三。須臾出半身，綠裙紅衫，素顏奪目。時又竊見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謂李昔日有契，又必謂婦人是驛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

倪豪士教授：

這個故事雖然更令人興奮，但是由於時間的關係，今天，你們可以讀；如果不讀，請大家自己參考，資料十頁。

黃心村教授：

第六。

倪豪士教授：

OK，第六頁中間的，這是這三次中，關於廁神的文體後……

黃心村教授：

第五頁的最後一行。

倪豪士教授：

Yes，現在讓我們來重新的分析它，首先《異苑》為我們提供了核心的故事，蘇軾在他的《紫姑神記》中告訴我們，元豐年間，當他在黃州的時候，「有神降於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有沒有人願意讀蘇軾？

來賓：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余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余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余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箸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妒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紫姑神者，其類甚眾，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

倪豪士教授：

到這邊就可以了，謝謝。這裡我們有了一個關於紫姑起源更具體的解釋，雖然他的名字包括字，並不像是一個嫁給典雅的女性的所有人，但是這段史事表達了對《異苑》故事的引申解讀，故事將刺使本人變成了反面角色，而故事僅僅怪罪於刺史嫉妒的妻子，那，是刺使出於色慾，而謀殺了紫姑何媚的丈夫。關鍵性的一句話是，「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但是上天使真相得見，為人平反申冤，便使世人對此有所了解。這個解釋了，為何紫姑要肆機報復李赤，或是別的人，她能夠以美色引誘進入廁所的男性。《歷代神仙通鑑》中，有一段對蘇軾所引用的文字的改寫，也佐證了一個名叫李景的刺史成為了紫姑之怒的受害者。謝謝。

來賓：

（武周垂拱元年）壽陽刺史李景納萊陽縣何氏女為妾，名媚，字麗卿，讀書辨利。景妻妒之，遂陰殺死，置其屍於廁中，魂繞不散。景如廁，胡聞啼哭聲。常隱隱出現，且有刀兵呵喝狀，大著靈異。人為尸祝之，懸箕而降，能知禍福。太后聞之，敕為廁神。（神死於元宵，故后獨顯於正月，今之扛壁姑。）

倪豪士教授：

除了紫姑之外，還有一些類似的神祇，或是在正月十五日接受祈禱，或是與廁所相關聯。其中一個女神是帝嚳的女兒，她也在同一天被求乞。雖然我們對帝嚳的女兒一無所知，不過帝嚳本人和他的妻子的特性，在史記的《五帝本紀》中有部分的介紹。

來賓：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倪豪士教授：

到這邊就可以了，謝謝。帝嚳的第二個妻子，簡狄，被記述說，曾經因為吞食鳥卵而受孕。帝嚳的女兒，繼承了簡狄這一脈，有可能也於生育相聯繫。南開大學的李劍國指出，關於廁神的兩種傳統，似乎在唐代並駕齊驅，但是帝嚳的女兒，卻消聲匿跡了。同樣可能的是帝嚳的傳統不像以前那樣流行，因而他女兒與生育的關聯被轉嫁給了紫姑。當代學者龔維英在一篇文章中就認為，紫姑就是簡狄，是兩位被選為廁所女神的母親，雖然本文無法對傳統中國廁所做細緻的考察，但《異苑》所引的一句古諺清楚地陳述新年伊始必須清潔廁所，然後才能請紫姑降臨：「溷廁之間必須淨，然後致紫姑。」這又與另一個傳統有關，那就是當時的廁所，也用來供

女性生育。生育禁忌早在《禮記》中就有規定：妻將生子，及月辰……因為時間的關係跳過。雖然「側室」在這裡指的是偏房，但這裡表明生育被看作是不潔淨的事情。跳到下一段。因此，紫姑在唐代早期應該是早先與廁所相關的各種神祇，經過大眾信仰，重塑的複合體。我的論文還有兩個別的故事，但是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跳到，最後的一些暫時性的結論。

黃心村教授：

第九頁。

倪豪士教授：

這種關於大眾信仰的交叉互換式的研究，不論是歷時的，或是共時的，對所有文化來說，都很普遍。這兩篇都是下面，就是那段……

黃心村教授：

一般性結論的第三段。

倪豪士教授：

倒數第七行，在兩篇《李赤傳》以及李咸故事中的紫姑的化身，可看作是各種關於傳說的合成體，輕易致人死地的廁所神和預測子宮受孕與桑葉豐收的女神，被結合起來。雖然我們不可能知道

為什麼這些傳統遭到合併，不過一種理由可以解釋紫姑從《異苑》傳統中，那個只為女性預測未來的女神中分離出來，成為李赤故事中報仇心切的女魔頭的原因，那就是，被神化成紫姑的那位年輕女性因懷孕而威脅到家中正妻的地位，而被害死。第二種可能是，紫姑誘使男性致死，以此報復那個在其中一個故事版本中謀殺了她丈夫的刺史。第三種解釋是，因為女神跟廁所聯繫在一起，她得以吸收其他多種關於廁所的暴力元素。可惜，目前我們沒有足夠的細緻唐代材料，來證明以上的那些猜測。

所以正如同男性學者無法解讀《聖經》故事中拉結偷盜她父親的 *teraphim* 的動機一樣，李赤和李咸這些由男性寫成、並以男性為受眾的色誘故事也應該在很大程度上，為男性對女神的誤讀所建構，把她從潔淨的廁所，轉到了汗濁的茅房，從而真能將她與導致她死亡的穢事聯繫起來。不過，唐以後，隨著紫姑逐漸與扶乩傳統聯合，很顯然，女性角度的理解和崇拜得到了繼續。就像蘇珊·曼恩 (Susan Mann) 所提出的，在十八世紀以前，「對於女性來說，鎮宅神中最重要，莫過於紫姑，或者廁所女神，她的崇拜者，只侷限於家庭內部的女性；沒有祠廟紀念她，也沒有男性參與祭祀，她的領域是與日用垃圾以及污染相關的家庭內部空間，男性對此保持距離。」對於男性來說最主要的鎮宅神當然是灶神，不過這是另一篇論文的題目了。本文試圖對早期紫姑傳統中的矛盾現象給出合理解釋，然而充滿了推測，也遺漏了一些相關的傳統，當然也包含對這文本的主觀解讀。鑒於此，我懇請大家的原諒，也期待你們的

建議，謝謝。

黃心村教授：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非常新鮮。因為在想西方傳統裡面復仇女神，這個是在中國那個文本傳統裡面最接近復仇女神的東西。主持人不見得非要評講，如果要我評講的話，我覺得我沒有足夠熟悉文本來做一個徹底的理解，因為牽扯到的確實是一個跨時代文本的留傳問題。我覺得應該要有個麥克風，我覺得這個文章特別有意思，一個研究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互文性的範本。倪老師的這篇文章，就是說互文性有兩種互文性，我們說一種是 transtextuality，一個是 intertextuality，那這個是 transtextuality，就是文本是通過多層次的記憶和修正，然後向其他文本所產生的一種擴散性的影響，那我想倪老師提供的這個 case 是一個 intertextuality，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我覺得裡面牽扯到的那個文本很了不得。那互文性批評必然要求的一個，不能只關注於作者與作品的傳統，那麼一個侷限的傳統的處理方法，必然要求的是一個開放性的。那我覺得倪老師的這篇文章也是給我們做出了一個範本，就是怎樣做一個跨時代的、跨文本的互文性批評。那，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中國的復仇女神。如果把紫姑看作是中國傳統裡面最接近於西方復仇女神的形象，那這個形象的流變，是跟空間的變化，還有女性經驗的多層次聯結在一起。一個是空間、一個是旅行經驗。那這個 Susan Mann，是從女性傳統的反書寫中，書寫出女性傳統的歷史來。其實這個都

是男人寫的，都是男人寫的敘述，男人寫的女性經驗。如果從這個男人所書寫的女性經驗來真正寫出一部中國傳統的女性經驗的歷史來，這個是像 Susan Mann 她們這些歷史學家一直在從事的。那我覺得這個裡面很好討論的方面非常多，那我相信這裡的同學都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某一方面，都已經有所研究。也許可以從各自熟悉的中國文學的某一層面，來提出一些意見，提出一些看法，那我相信倪老師也很願意回答問題。因為這裡面是一個文本閱讀，一個細讀的問題，所以任何問題，任何的見解，或者對文本的各種不同的閱讀，都可以提出來，好嗎？

倪豪士教授：

我想你們的確算是，如果看了很多我選的柳宗元的散文的一些東西，嗯，找不到這篇，還有〈河間傳〉。〈河間傳〉是唐代的一個黃色的故事。這個也在柳宗元的外集，不在內集，但是多半的人都覺得是他自己寫的。這個東西也很奇怪，我想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唐代的女性學者，也不需要是一個學者，就是一個住在唐代的女性，她也可以給我們解釋很多東西。

黃心村教授：

所以講到這個問題的話，就是這個文本的源頭在哪裡，那你說最初中世紀裡面看到那個帝嚳的女兒，也許是這個紫姑敘述的源頭。

倪豪士教授：

因為這些人原來跟廁所有關係，所以很多學者就覺得可能跟紫姑有關，還有那個唐代的關於紫姑的資料，跟宋代的蘇軾已經……那我們不知道蘇軾是更了解，還是這就是一個發展的，唐代以後的一些傳統，關於紫姑的信仰，不一定僅限於唐代。

黃心村教授：

不知道這裡的同學，對中國古代的家庭空間是否有所鑽研？因為可能廁所空間是一個汙穢之地，但是清潔之後也可以成為生育之地。那生育是很重要的事情，同時也是一件汙穢之事，對吧？所以對空間的理解，對女性身體經驗的各方面理解，就糾纏在一起，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倪豪士教授：

還有，有些學者覺得，漢代的戚夫人可能也是一個廁所女神。

黃心村教授：

戚夫人被丟到廁所裡，最後四肢都砍掉了，是嗎？戚夫人，變成人彘，然後丟到廁所裡。就是說廁所作為一個空間的重要性，請這位同學。

提問者：

倪老師您好，我是本系中博四年級的同學。我覺得老師這篇文章的問題意識的切入點，其實是很新鮮的，特別是復仇的概念，從原本聖經故事轉到中國的紫姑故事裡面的那種類似的，跟復仇相關的，關於紫姑敘事的暴力的情節。我覺得對我們來講，這和從傳說學的角度來研究，是不太一樣的視角。可是就像剛才老師所提到的，廁所的空間，我覺得老師在這篇文章最後有一個小小的結論。就是說，他可能是一個從潔淨的廁所，轉到了一個汗濁的茅房，這樣的轉變，然後跟死亡產生連結。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因為，男性讀者對女神的誤讀，所造成的轉換。可是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廁所這個空間，可以從老師引的劉敬叔的文獻來看。潔淨本身應該是一種儀式的動作。然後在第三頁，劉敬叔的《異苑》裡面，我這是按著老師在講的，從潔淨的廁所到汗濁的茅房，這樣去連結去思考，其實我覺得空間還是一樣的，就是廁所跟茅房是一樣的，可是他所謂的潔淨的廁所到汗濁的茅房這一點上，我覺得潔淨本身是一個儀式性的行為。也就是在祭祀的這個當下他必然這樣去做，所以這能不能說是一種男性讀者，對於女神的一種誤讀，然後最後把他很快的轉移到跟汗濁相連。我覺得這裡面好像還有一些值得再去細論的地方。也就是說，廁所那樣的空間，它跟紫姑神相連結。它本身其實，有時候是清淨和汗濁複合的概念。然後在這邊我會發現，在紫姑他原本的敘事裡面，那個地方本身可能就已經不潔淨

了，跟紫姑的傳說相關的就是廁所這個地方。但是這個場所它本身不是潔淨的，可是它同時又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涵，就是它同時又是富於生育力的，又是富饒的。因為對中國人來說，廁所裡面那些汙物不是汙穢的，這可以成為肥料，然後再去對幫助農業的生產。所以我最主要的問題應該是說，我在對老師最後那個小結論的理解有些疑惑，我覺得它是有啟發性的，可是我更想說的是，它中間的那個轉移，可能只是它原本的意思當中的某一個意思被抽離出來，然後去擴大的詮釋。也就是潔淨、汙穢應該是原本就並存在紫姑固有的敘事當中。即便我們看到很多互文的文本裡面，很多當中都是某一個部分被強調出來然後被拉出來去敘事，而不見得說一定是來自於讀者對女神的誤解，然後讓她從清淨的轉向汙濁的。我是有個這樣的思考，那這是對老師的問題。

倪豪士教授：

這是另外一個想法，我不能說是不對。但是我們也有很多資料，就是過年的時候，那個廁所是被女性弄乾淨的，生育當然不是每一個孩子都是在那個時候生的，但是好像還是有關係，那個時候要生孩子的人，到廁所去生孩子，生孩子也不是很乾淨的東西。這些資料我還在研究，但是我覺得傳統的廁所不知道是對不對。傳統的廁所還有掃乾淨的那些事情都是女性做的，不是男人做的。這個神的廟就是在廁所裡面，女性到廁所，男人不參加，那她們到廁所裡面就分開了，所以我還是覺得這個情況，男人不完全瞭解，因為

有這個矛盾，所以就有這些問題的發現。你所提的問題，有些說法我會考慮一下。

提問者：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剛才老師最後引到的 Susan Mann。Susan Mann 所提出的，在十八世紀以前，對於女性來說，鎮宅神中最重要，莫過於紫姑，或者廁所女神。她的崇拜者，只侷限於家庭內部的女性，男人對此是保持距離的。那我想知道 Susan Mann 看到的是什麼樣的材料，她如何得出這個結論？因為從老師所引用的資料中，沒有看到女性給她的崇拜，看到的是她在男性身上的復仇。那我想知道 Susan Mann 有沒有發覺一些其他的文本傳統，來說明她成為女性崇拜的神祇。

倪豪士教授：

這是一個好問題，她沒有給我們解釋資料的部分，沒有註解。

黃心村教授：

這是她的推論？

倪豪士教授：

對，是她的推論。還是，她寫得像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這個看法，沒有很仔細的。

提問者：

但這是推論？就是說沒有一個文本的佐證？

黃心村教授：

來，那位，請自我介紹一下。

提問者：

我本身是研究民俗的。

黃心村教授：

喔，太棒了。

提問者：

然後對於紫姑的部分，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就是說，以前的時候，女性她們生育，都是在另外一個房間裡面，而不是在自己本身的房間。那她們都是用那種盆子，那對於過去的廁所就是說，我們以前那種古老的廁所都是用一個桶子，那我們就是上面這樣。所以這種桶子，就好像是說，她們在生育的時候，她們也是用這樣。那也這是一個很汙穢的地方，而男士也從來不會走進那個房間裡。雖說生孩子是一種喜事，可是他們會在外面等，因為他們認為去接近這些血、胎盤等等都是很汙穢的東西。所以當孩子生出

來之後，那個地方男性會認為是非常髒的。可是女性認為它是個非常神聖的地方，女人會說，這個地方是我們生育新一代的地方。而且在福建，很多人會在正月十五前夕，會扶紫姑神。他們扶紫姑神也是祈求一種良緣，他們喜歡說，因為紫姑她是一位妾，那她本身是慘死，所以她們希望透過她，能夠使她們遇得更好的良緣。所以在這方面就是說，紫姑她因為在民俗神範圍裡面，我們覺得她是一個好神，而且是女性崇拜的，男性則完全不會接觸。另外一方面是她們在祭拜紫姑神的時候，男性不可以參與，完全不可以看，清一色是女性在操作。所以我認為說，如果要進一步的資料可能要查一些福建民俗的地方誌。

倪豪士教授：

謝謝，關於桶子的那個問題，我也有一些資料。但是我想……紫姑對女性來說，是一個好神，對於男性，她就是那個樣子。那在福建，會不會有廟，還是在什麼地方，應該有？

提問者：

一般上都沒有，如果有的話都是屬我們說的陰廟。那裡面可能有紫姑，我們叫祂側神，就是在旁邊的小神。

黃心村教授：

側是側邊的「側」。那位同學。

提問者：

你好，老師好，我是碩二的學生，是國外來的交換生。我現在比較關注的是宋代的紫姑神，然後我也找了相當的材料。所以就很想來聽一下唐代，但是……

主持人：

這麼多紫姑專家。

提問者：

沒有沒有，只是正好在看一些關於紫姑的宋代筆記材料。讓我覺得吃驚的是，她們的形象其實轉變得非常多。我都不知道唐代她的復仇意味居然這麼濃厚。但到了宋代，第一是覺得宋代的紫姑她反而會被很多文人所喜歡。就是我看到《夷堅志》的材料裡面，他們上京趕考，會跟紫姑占卜題目。甚至破案的時候也會問紫姑，到底犯人在哪裡。那我就覺得這個時候紫姑好像已經脫離了她唐代最初的意涵，像是「妾」這樣女性意味的身分。還有從另一個方面，從柳宗元和蘇軾對紫姑的關注，就可以看出來她已經不再是一個很民間、很底層的神，反而很多文士已經開始關注他們。我就不知道這個觀點是怎麼轉變的，從這些材料我就覺得 Susan Mann 她的觀點不是特別正確了。這不是十七八世紀只有女性的重擔。還有一個問題，紫姑後來的轉變不單單是功能的轉變，而是從廁所裏頭解脫出

來。在各個場合，花園裡、佛寺裡都會從事一些占卜，然後她好像融入這些地方，保留了紫姑的名字，但人已經變了。有個故事，講一個專門幫人占卜的人，開了一個小店，他會擺很多牌位。他說是請紫姑，但是請來上身以後，他會先報我是誰誰誰，然後就會有不同的神附身。那其實還是紫姑的名號，紫姑已經相當等同於占卜這件事情了。因此我覺得變化很大，所以想聽聽您的意見。謝謝。

倪豪士教授：

雖然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唐代和宋代，這個我承認，似乎是不一樣的。那我現在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我的感覺是，紫姑是一個南部的神？

提問者：

對，我參考的資料大多反應是，因為《夷堅志》的作者是洪邁。然後他是南北宋間人，活動的地區也差不多是江西、浙江、福建這一帶，所以應該是南部人。

倪豪士教授：

我的感覺是柳宗元被貶到柳州之後，才知道這個東西，在北部是沒有這樣子做的。還有他們提到的那個郭氏，就是當另外一個廁所神。我當時按照我所記的，你看到他就要死的一個廁所神。所以我想…還有怎麼做的？自古在唐代該有的地方，跟別的廁所神拼合

起來的一個東西。可能紫姑在一個地方和另一個地方不是完全一樣的。就在文人，宋代的文人寫下來的時候，他們是 **standardised**。在唐代的時候，有各種各樣的故事，在《太平廣記》裡頭，這可能是因為跟地方差異性，**rigional difference** 有關係。還有一個疑問就是，在疑案裡的孟氏，是男的還是女的？但是我原來那個要研究紫姑的問題是，紫姑為什麼要把李赤殺死？這是我原來的問題。我知道我的結論不是最有邏輯的，但是這是真實的，希望比去年的結論好一點點。那你覺得那個孟氏，我真的想知道你們的意思，孟氏，是女性的取名。這是疑案裡的那個，這是我們 **part2** 的這個故事的平昌孟氏，這個孟氏……我原來以為是女的，但是以後考慮的……

黃心村教授：

柳宗元那個版本開始那個死法是勒死的，後來還有一個死法也是拿絹什麼的……死法也有講究的，是嗎？

倪豪士教授：

這個也有意思，我覺得是這個意思……在李赤這篇裡面好像……看一下……所以也有一個故事在這裡面，是她取巾，要把李赤縊死。但是在宋代的時候，也有一個傳說就是他要自殺。似乎像這些傳統都是因為讀者，那個原文不清楚，讀者或者可能是用口頭傳下來的，然後故事裡面的一些事情就改變了。

提問者：

我想問一下倪老師為什麼認為孟氏一定是女的？因為她只有這一句話，第四頁的第一段「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永失所在。」

倪豪士教授：

我原來就以為他是女性。

提問者：

為什麼？

倪豪士教授：

那我考慮了以後，如果他是個男的話……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他不信，所以因為不信……

黃心村教授：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說，紫姑所施暴力的對象只侷限於男性，還是男女都有呢？其實我覺得你們這裡有好幾個紫姑專家，你們的感覺呢？那個問題就是說，孟氏到底是男是女；就跟你認為紫姑她暴力、憤怒的對象到底是誰有關係。

倪豪士教授：

他的最後一句「永失所在」，事實上就是好像《列仙傳》裡面的一個神的樣子。就是道教的那些人常常說，一個人最後就去什麼地方。我覺得這個最後的…So…OK, each day my Chinese begins to fade after thirty-forty minutes. Possibly it faded before I started reading today, I'm sorry.

黃心村教授：

OK, everybody let's speak English, it's fine (laughing)

倪豪士教授：

It's OK, they get it. The last part, if we talk about “texts”, It looks like the last part 「平昌孟氏」comes …有另外一個…原來就是……鐵扇頸。I don't think it is part of the original story. Then why it is…so…原來應該就是…「惡便仰眠」，那就沒有了，然後他就加上另外一句話，從另外一個 source. But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what that exactly means and why that end up there.

提問者：

我有一個理解，可能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前面不是講說，這個紫姑其實是很容易受驚嚇的。紫姑她本身很容易受到驚嚇，所以她當大老婆不在的時候才可以出來。但，這裡講說「平昌孟氏恒不

信，躬試往捉。」，其實後面這兩句，我覺得是講說，這個人不管是男、是女，若是有人企圖要捉這紫姑，那紫姑就會消失了，然後從此不再出現。因為曾經有看過一個版本，是說她很容易受驚嚇，所以如果你們並不是很誠心問她問題，而企圖去捕捉她的話，那她就消失不再出現，是不會讓你們再找的。除非你們再很誠心地恭請她出來，這是我自己的意見，但是不一定是對的。

黃心村教授：

這有可能嗎？這句話理解成紫姑自己消失了。

倪豪士教授：

但是，她怎麼擠出這個平昌人？這個就是，加進去？

提問者：

也可能是後人加進去……

倪豪士教授：

對，後人加進去。那你的意思……你說孟氏是男的還是女的，你覺得怎麼樣？

提問者：

我是覺得，他不一定是男的也不一定是女的。就是，如果說平

常人企圖去捕捉她，她可能會消失。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她是女的，因為如果說不畏汗穢的話，請紫姑，可能只有女性才方便進去。可是如果說有那種好事者就是滋事者，那也可能是男的。

倪豪士教授：

應該是男的。我還是原來是覺得應該是女的，但是如果是男的，她就不會來，對不對。

提問者：

對，女的，她就不會不見，她就不會消失。是，也可以這樣解釋。

倪豪士教授：

還有文學上如果是男的，那女的都信她，就是男的覺得怪了。

黃心村教授：

女人必須是信她的，不信的話就要懷疑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要有……

倪豪士教授：

所以這個，如果是男的，有一個地方是有關係的，那就是逃到茅屋裡面。

提問者：

順著那個同學的問題，我突然想到，有一個注曰，那這個注曰就好像她必須要念咒語。就是「子胥不再，曹姑已歸」，我在想，我們如果要判斷這個平昌孟氏是男是女，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就是說，到底在這種祭紫姑神的儀式當中，女性可以去參與這樣的儀式，就是說出「子胥不再，曹姑已歸」這樣的話嗎？因為，這種咒語是她們招迎紫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那平昌孟氏如果要去捉她一定要會講或是熟悉這一類招迎的方式。那前面的問題就是，說出這些話，把紫姑招來的人，到底是女性還是男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覺得這個人本身也要有那樣的技術，才有辦法去執行那個動作。

黃心村教授：

我覺得太有意思，其實我是很想問一下那位研究宋代紫姑的同學，宋代的時候紫姑從廁所裡走出來，就是她的空間擴大了，好像功用也擴大了，到底是什麼造成這個敘述或變化？你有研究或是敘述可以解釋這些？

提問者：

我自己對這個問題有個想法，紫姑神她最開始為什麼產生？就是明明是一個妾死了，為什麼大家會紀念她而且把她當作神？她開

始的原因，我覺得是因為人們對那種橫死，就是莫名其妙或著慘死之人的懼怕，因為在筆記裡面也有這樣的故事。就是說，一個妾因為被折磨死了，所以她就開始讓那個家庭都不得安生，最後妻死了、丈夫死了、小孩死了，整個家都死了。然後就有這樣故事的流傳，所以人們才對橫死之人祭祀，讓他們可以比較平安。但可能到宋代的時候，因為她除了祭祀還有占卜的功能。我覺得她是其中一個功能擴大，然後擴大到外面的社會，這個功能成了她主導的涵義，但她原來被女性所崇拜的一些功能有可能被別的神所替代，或者說只是在一些比較隱密的場合進行或文獻上記載沒有那麼多。這是我的意見。

倪豪士教授：

There is one other problem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explain what she is all about. Yet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we are looking at *literary texts*, and are really trying to explain what she is all about, but these literary texts may be quite distant from the original oral traditions. They were often adapted, you know 紫姑, to fit the particular purpose or needs of those who wrote these more literary texts. And 《異苑》 is the only text that kind of explains her religious function. The rest of these texts, I mean, for example, 柳宗元's, is not concerned at all with 紫姑's background. So, it's truly that, still I think, a puzzle, and I'm hoping to hear from all of you your ideas on 紫姑.

黃心村教授：

I think it's a fascinating lesson, to me, very definitely. 我覺得講英文大家也都能聽得懂。我覺得，就是無窮無盡地去尋找那個敘述的源頭、她的流傳她的變因，這裡面真的是樂趣無窮，大家可以看到倪老師幾十年來所在這個工作領域裡得到的樂趣，這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且還在繼續，是吧？所以還有很多的故事還要繼續講下去。

倪豪士教授：

如果你們有什麼今天沒提出來的意見，我很歡迎，e-mail...I write down my email address.

黃心村教授：

有沒有問題？別的同學，一定都在積極的思考中，那分享一下你們的思考，還有兩個問題，倪老師，精彩的在最後。

提問者：

兩位老師，還有在場的學友們大家好，我是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班五年級的同學，我叫邱偉雲。

倪豪士教授：

你是博士研究明代的紫姑嗎？

提問者：

不是不是（全場笑）今天聽到倪老師報告的主題，感覺很有興趣。那我之前有研讀唐代的密教，那密教的經典當中有一位，阿德達善他傳入的經典當中，有幾部經典叫做：烏蘇瑟摩明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惠濟金剛，那惠濟金剛在佛教當中是被作為廁所神在供奉著，例如曹洞宗的宗派，他們也會將烏蘇瑟摩供奉於廁所的旁邊，那我想提出的這個觀點是，倪老師在論文當中，有提到紫姑的暴力性，那我在這邊做一個聯想，可能提供老師您做一個參考。以往烏蘇瑟摩明王的形象是憤怒金剛，他的形象是非常武裝的，那我想提出的是，紫姑其實我們可以把她視為一種建陀型的神祇，換言之就是，在中國傳統記憶當中，對於所謂廁所神祇的形象，會被匯聚到紫姑這個形象當中，那在這個同時，還想提出來的是：中國在傳統的風水學上面，對於廁所的方位，是有一個概念去設計的，把它安置在一個好的位置，那在中國傳統風水技藝空間上，廁所一直是被視為陰、暗、汙穢之地，那這樣子的形象其實跟中國在傳統儒家跟男尊女卑的一個觀念底下，是會被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就是從這兩個角度，一個是中國傳統的風水學，那一個是唐代有關於惠濟金剛的暴力性，然後，有可能會從唐代以降，尤其像這位同學，他有做到宋代的《夷堅志》，在《夷堅志》當中，有很多巫術的占卜法，除了紫姑之外，還有一個叫惠濟金剛法，不知道各位同學有沒有讀到？惠濟金剛法他也是在宋代的時候，非常流行的一套占卜

法，換言之，惠濟金剛他也是具有廁所神的身分，那他也是具有占卜的功能，所以這可能是兩套系統，換言之就是說，中國在有關於廁所神，還有廁所神具有各種功能的角度底下，可能惠濟金剛跟廁所神如果合併起來一起思考的話，我們可以更觀察出，就是它是一個，紫姑到底兼具了哪些在中國傳統的廁所神的記憶流變當中，匯聚成的一個形象、也許可以更加完整地考察，那就是從這兩個角度，跟老師您分享，謝謝。

黃心村教授：

好精采！

倪豪士教授：

所以我就要說一句我孫女，我孫女現在也是讀大學二年級的，她常常跟我講一句話：Too much information. 你可不可以給我發 e-mail？

黃心村教授：

好像還有一個問題。

提問者：

老師好，我是政大的，是碩士二年級。老師剛剛講到有關於紫姑的復仇部分，然後我有一個聯想，因為我也對紫姑不是很了解，

只是因為我最近在念關於渾沌神話的東西，然後裡面有提到說，中國古代的息壤，就是那個創世的土壤，其實有可能是神的糞便，然後我覺得糞便在中國古代，可能除了有生育的性質以外，他也有一種死亡的性質，因為它其實代表一種渾沌的意象，是一種生跟死的雙重性，所以我覺得會不會也許就是廁神本身，其實在古代，就只是一個聯想，或許她在古代除了生育之外，本身就有一個死亡的代表，所以或許是因為，這個在敘事中轉變，因為廁神如果生死移動進去的話，後來慢慢也許在敘事了裡面演變，就是，當作家在寫，或者是在提，或者是在其他的傳說，或者是像剛剛學長提到那些演進，最後可能會復合成一種她對於死亡意象，會以復仇作為一種呈現的方式，然後，這裡面紫姑就是不斷地作用，因為據老師引的這些文章，就是她本身復仇都會讓那些人死亡，然後我覺得，這個死亡或許是她原本的一個意義，這是我的感想，或許有些錯誤的地方，就只是些想法。

黃心村教授：

嗯，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謝謝大家，還有一個問題。

倪豪士教授：

沒關係，過了幾分鐘我們又要去見紫姑。（全場笑）

黃心村教授：

謝謝老師，我覺得聽老師演講有很大的啟發，然後讀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那有幾個問題想請問，第一個是我看到第六頁的故事，覺得蘇軾講的那個版本的紫姑神，非常有趣，他介紹這個紫姑神是何麗卿，但是就是蘇軾對她的評語是：世界上有所謂的紫姑神者，其類甚眾。但是沒有一個這麼地恨俗，那我想覺得就是蘇軾在這邊提到的紫姑，從其類甚眾來講，其實可能已經不是一個人，或者她可能已經是一個形象，就像我們討論廁神有很多很多的來源，但是這邊為什麼會特別指出來？我覺得是不是可能，就是剛剛有同學問到說，為什麼要去祭拜這樣子的一個女性，然後我覺得也許可以從戚夫人的故事，然後帶到劉向《異苑》裡面的故事，以及到這個何麗卿的版本，其實體現的可能是一種集體女性，尤其是身為妾，普遍可能遭遇到的生命經歷，就是到了最後，她們都會死於廁所，然後，我覺得，從這邊來看的話，也許紫姑神的形象，她的互文性或是考察，就變成是不見得是在前後的關係裡面有一個固定完全可以發展出來的演變，而是有不同的類型，譬如說，如果我們要問說，她報復復仇的對象是誰？其實我們去看讓這些紫姑神死掉的人，其實都不是男性，都是正室，都是妒婦，或是悍婦，而且在光是第六頁這邊，蘇軾他的版本裡面，他講這個紫姑神是：見殺於廁，妾雖死但不敢訴言。其實她是很微弱，沒有力量去復仇的，但是到後來老師又引了同一頁下面那個版本，就是《歷代神仙通鑑》

裡面的紫姑，她好像有一點自己的力量，就是有一個可以現形的樣子，有靈異的現象，但總之只是一種驚嚇的作用，然後這兩個都是晚於唐代的凌遲或是蹂躪至死的這樣的狀況，所以我覺得從這邊來問，為什麼這些女孩子復仇的對象不是女性？如果對女性來說，她等於是保護者、守護神的話，為什麼這些悍婦、妒婦不懼怕這些人？從這衍伸出來，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是，會不會在唐代那個紫姑的特殊性，就是她做為一種復仇女神的形象，其實是一種無益於女性的復仇？因為，凡是女性要復仇，一定是先遭受了不白、不平，或是一些冤枉、一些災難，才會去復仇，所以復仇形象對於女生來講是沒有幫助的，那她唯一能夠起到警戒或是懲惕作用的，都是男性，所以這也許就像受到老師這邊講的結語分享，這些故事都是一種 *moral lessons* 的說法，就是大都城故事，男性對女神的誤導，或組建構起來的，而是這樣的李景或是李咸的一種說法，可以去跟其他的狐仙，或者就是其他的妖類，或是其他變形形象故事有更大的聯繫，而不只是從廁神這個女性的空間或是生育、死亡這個空間這個脈絡來談，我們可以看到是男性心理恐懼的一種反應，他強調的是一種，因為在李咸的故事裡面，他還透過友人的對答，你不是有一個正室嗎？那你怎麼還能夠再娶？然後剛才在李咸的故事裡面，其實沒有提到這個細節，我覺得這些故事強調的主軸，以及第六頁刺史李景的故事也是一樣強調，這兩個被復仇的男性，跟這個要復仇的女神之間，都還卡在他們的倫理關係中，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女人的存在，所以他們才會成為被復仇的對象，或者是甚至像

李景的故事在蘇軾的版本是，她原本還有一個丈夫，後來好像又牽扯到這個女神的復仇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貞潔，她是兩次被污辱的，是先失去了丈夫，然後又納於室被殺死，那我想這些故事，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從剛才同學討論裡面，再去找到另外一種思考，那當然謝謝老師提出見解，謝謝。

黃心村教授：

謝謝同學，首先要先謝謝倪老師給我們帶來這麼一個 fascinating，也謝謝各位同學精彩的提問。

倪豪士教授：

我要感謝你們給我讀那些原文的東西，so I'm out of Chinese again. You have asked a lot of questions, have a lot of ideas, but we skipped one story that may be relevant here. Lv Zongli (呂宗力) (now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Hong Kong) thinks the tale "Ding Gu" in *Soushen ji* (搜神記的丁姑),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story, and if you remember "Ding Gu" (丁姑), when 丁姑 is alive, she has no power at all, and she is also killed by her mother, she only get power after she becomes the spirit. And she doesn't use her power on everybody, she only uses her ability to attack people when somebody is 好色, such as the two men in the tale who try to seduce her. She killed them. So I think, still think,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religion. And in the literary stories, she appears in the certain way, because she runs in to certain people. For women, she's still a guide, who can be appealed to for things women need. But when she is just wandering around, just like Sorry this may not answer your questions exactly. If you look back into the 丁姑 story, however, and think about how she reacts to women, we don't have many details, and how she reacts to men. It has some resonances with our 紫姑, and it's all the same kind of the situation.

黃心村教授：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大家，非常非常有意思，紫姑的故事會繼續下去的，我相信。

